

【日】高桥 敷 著

刘 迪 郭晓林 译

●现代文化丛书

人性的荒野



光明日报出版社

人性的荒野

〔日〕 高桥 敷
刘 迪
郭晓林 译

根据日本原书房1985年12月12日版译出

人 性 的 荒 野

〔日〕高桥 敦著

刘 迪 译
郭晓林

•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4225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 5.5 字数142.8千字

1988年5月第一版 1988年5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 ISBN 7-80014-157-8/C·0008 定价：1.90 元

印数：00001—20000

第十五年的来信

——代新版第二版序

“这是第十五次给你祝贺新年。日本的男性们现在仍然象过去那样跑吗？”

收到这封寄自另一半球阿根廷的珍贵的来信，我陷入了沉思。芙罗拉现在已经是两个上学孩子的母亲，在自己的祖国过着幸福的生活。还是在《人性的荒野》首次出版的那年，她来到在大阪举行的万国博览会（EXPO·70），想借工作的机会在日本寻找一名出色的男子，所以特意来到日本应募担任“女接待员”。当时，她是一个热情可爱的日本迷。

“只一天的功夫，我的梦幻就破灭了。我明白了，日本的男子是世界上最差劲的。我决定回国，还是在自己的国家里寻找。”

我好容易才把抽抽搭搭哭泣的她哄住，寻问她心情变化的原委。这件事情宛若发生在昨天，历历在目。

“一清早，地面发生了轰轰的震动，好几万人拼命向展览馆跑来了。那种情形真象发生暴动一样，我只是把门打开，就扔下自己的工作，不顾一切地在人群前面跑开了。告诉你我逃跑的原因吧，年纪大的人和女性都被冲散，身强力壮的男性都抢在前面。”

她说阿根廷也举行过万国博览会，入场时几千人都排着队，秩序井然。

“即便门打开了，谁也不跑，大家以同样的速度行走。没有乘机破坏秩序那样不体面的人。那时，男性决不越过女性，年轻

人决不走到老年人前面，如果有残废人的轮椅，大家全都按照轮椅的速度行走。”

她接着说，

“我害怕日本的男性。即使与日本的男性结婚，一旦我陷于窘境，他就会弃我而去。我讨厌不带我外出的男人。日本人讨厌，真讨厌！”

我忘了当时是怎样向她解释，怎样安慰她的。但是，她那情绪性的忠告，至今仍萦回在耳际。

“那些胡乱拥挤奔跑的年轻人，过了十几年后就要生儿育女，那日本社会就无法维持下去了。”

她举了一个自己工作中的例子。展览室的扶手坏了，她负责提醒参观的人注意危险。只要没有日本人来，这项工作就很轻松，她只须对某个人说一句：“请不要触摸此处，注意危险！”人们就会逐个地传下去：“不要触摸，危险。”法国人传给印度人、传给美国人、传给中国人……只要外国人不断进来，她就不用再多说了。然而，日本人一进来，前后传言就中断了。她必须对三名结伴而来的高中生反复说三次，因此，她说的声音都嘶哑了。

“我们国家没有新干线，但我很满足。因为不存在那种自顾自奔跑的现象才是最高的文明。”

对于留下这样一席话的人写来的信，我应如何回答呢？我不想说：“你的预言完全正确！”但也不能说：“现在日本是一个充满温暖之心的国度。”重读一遍《人性的荒野》，看看这本书出版后，日本社会的变迁，再回信也不迟……

本书自1970年问世至今已十五年的岁月。回想起来，初版当时，本书尚为“日本人理论”研究界所不容。因“日本的败类”

“滚开”这类威胁和嫌弃，我不得不数次隐匿。另一方面，我也不能忘记全国各地的读者纷纷举行读者讨论会，寄来数千封激励我的信件。现在，冲绳已经归还日本，国民的生活有了长足的提高，书中的记述与现实的情况出现了不一致之处，甚至出现了看起来有些滑稽的表达方式。冠以“日本人”的书籍已经出版了数百部，

批判日本人也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十五年的时间变化巨大。但是，发生了什么真正的变化吗？本书被禁的十年前与“同批判共存”的今天之间，似乎没有发生意识变革。也许“丑陋度”变得更加隐讳了。说本书“十五年后的今天同样有趣”，我不知是喜是忧……

这次，趁新版第二版发行之际，著者除把序言与结语各作为一章外，对正文也作了若干修订。

1985年12月7日

高桥 敦

序

现在，从国外归来的日本旅客，在羽田机场一下飞机，就挺起胸脯，洋洋得意地自吹自擂：“不论美国欧洲，都没有什么了不起，日本天下第一！”报纸、杂志同样不遗余力反复鼓噪，日本国民对此深信不疑。“是啊，不论是电视机的台数还是“光”号高速列车的速度，都不亚于任何国家。”

是傲慢？自私？无知？抑或是天真？不论怎样，不应允许这种卑劣的自大情绪长此下去。

我们日本人自认为是最优秀的民族，但是，世界上有许多人则厌恶、蔑视日本人，认为日本人是劣等种族；连我们坚信是世界之都的大东京，也被许多外国人贬为是现代俗不可耐的城市。

大概有的读者会问：“问题究竟在哪儿？”我奉劝读者在发怒以前，先听听我的报告。

为了参加美国空军科学部的太阳表面观测计划，1959年春我携家属渡过了太平洋。我先是在安第斯山上的国际研究所工作，后来作为第一个日本教授在秘鲁中央大学讲授天文学，后来又在被称作是日本人禁地的委内瑞拉东部一所大学开设讲座。其间历经八年有余。我的家一直住在国外人员住宅村。这里居住着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家庭，因此，我们必须建设世界主义的共同生活。每年四个月的学年假期，我受一同工作的教授之邀，去他们的家乡作客，熟悉了北美、欧洲的家庭生活。表面看来，我的旅居生活非常愉快，可是，我每天都痛切地体会到一种苦恼，即隔绝于世界的日本人对事物的看法和思考方法的扭曲。

许多初次接触到西欧文明的日本人，经常受着劣等感的折磨。外国人健壮、亲切、活泼，发表意见时总不忘幽默；他们的食欲好得令我们吃惊：大口大口地喝着葡萄酒，可以把日本人平日很少吃的高级菜肴牛排、烧雏鸡一扫而光。城市、街道鲜花盛开，恋人们接吻，毫不顾忌我们的存在。那种生活日本人似乎望尘莫及。

然而，在国外渡过若干星期、若干月后，日本人又本性复归，强烈的国粹思想占据了他们的灵魂：一旦大致熟悉了外国美丽、壮观的景色，日本人就认为整个西方文明，决没有超过日本人的潜力，西方人日常生活的任何方面，决不象日本人那样勤奋；日本人非常优秀！只要想干，日本人可以把霞光大厦建得更高；为了取得优秀的研究成果，日本人对艰苦的耐受力可以超过外国人多少倍。日本的妇女非常娴静、温柔，乃至具有献身精神。

甚至连我自己也曾存在这种国粹思想。有几年，我逢人便解释“幽闲”（“茶道”、“俳句”的极致之趣——译者注）和“古雅”的含义，在客厅里摆出东京塔和“光”号高速列车的照片，在门口挂起太阳旗，甚至郑重其事地挂出鲤鱼旗。我想，一个劲地吹嘘日本人优越的旅行者，肯定在外国只呆过几年。

如果一个日本人经历了许多年的世界主义生活，熟悉了外国人对事物的看法和思考方法，他就不会再做那种表面的价值判断，如注意电视机的台数、比较勤奋的程度等。

如果日本人吹嘘：

“东京塔比埃菲尔铁塔高！”

法国人就会笑道：

“十分遗憾，我们既没有必要也没有金钱再超过你们。”

如果日本人宣称：

“我为工作舍生忘死！”

西班牙人会大惑不解地反问：

“那么你还要不要你的太太了？”

日本人神往的，是外国人所轻蔑的；日本人回避的，在西方

人看来则是价值崇高的。日本人与外国人的精神生活之间，存在着一条万里鸿沟。我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在于日本人的“落后”。

现在我回到了祖国。我爱哺育自己的土地，热恋血肉相连的同胞，**只有有着与本民族隔绝经历的人才会理解这种深挚的感情。**为了回到祖国，在外国的地位、名誉、亲密的友情，都不能成为我的障碍。我踏上日本的国土究竟是为了什么？可以说，只是为了向所爱的人呈上这一本书。在明治百年后的日本，必须再次提倡进行人的发现的维新。

能选择南美大陆作为本书的背景，对我来说是十分幸运的。官吏住宅村的家庭极富特色，每个家庭一种国籍。由混血人种组成的新大陆，可以说完全不受传统和习俗的影响，他们既是一国国民，同时也是世界主义者。旅居南美大陆的日本人也不是在欧洲遇到的那种矫情的日本人——冒牌知识分子、末流艺术家。我认为，只有在这块大陆上，日本人才可以被接纳为世界的普通一员。

为了阐明本书的观点，我必须屡屡举出在国外历经辛劳、获得成功的日本人的行为作为反省的材料。因为其中许多人是我的朋友，许多先生曾给予我帮助，尽管我**变更了姓名和地名**，于我仍有不安。许多在书本中出现的人给我以同情、鼓励，我却不能够向他们表示感谢。此外，本书出版时，已故的伊东静雄先生的夫人花子女士、我的朋友，社会科教师中江申夫先生曾给予诸多帮助；秘鲁的宫里照相馆曾向我提供一套资料，特此附记。为了本书的问世，原书房的成赖恭经理始终不辞辛劳，在此，我向他表示崇高的谢意。

现代文化丛书编委会

主 编：李盛平

副主编：金肖泉

编 委：邓正来 王 伟 杨玉生 王志刚 马在新
白若冰 孙立平 刘在平 吕 朴 朱青生
沈志华 张 猛 金成基 陆瑞君 杨 全
周 星 周振想 桑思奋 贾 湛 顾 昕
曾 胡 黄正篱 程方平 焦宏昌 黎 鸣
缪晓非

目 录

第十五年的来信——代新版第二版序

序

第一章	脱离岛国	(1)
	向世界主义者转变	(1)
	告别狭隘的标准	(7)
	世界小姐和献祭的美女	(14)
第二章	日本人的怪格	(20)
	拒绝日本教授	(20)
	永恒的誓言	(25)
	秘鲁青年的愤怒	(31)
	日本人大减价	(39)
第三章	残酷和抑忍服从的历史	(46)
	日本人罕至的地方	(46)
	残酷的移民史	(57)
	体面的死与活着的亡魂	(65)
	朋友安眠于此	(73)
第四章	没有思想的芦苇	(80)
	各具特色的城市	(80)
	访问印加遗址	(87)
	湮没人性的性观念	(97)
第五章	阴暗的国民性	(106)
	多明格斯的恋爱故事	(106)
	社交生活面面观	(113)
	低能的羊群	(119)

	一位失望的外国留学生.....(125)
终章	绝望的抗争(134)
	含泪返回令人心寒的祖国.....(134)
	格格不入的生活.....(142)
	绝望的一年.....(147)
	结语
	回信——代新版本第二版跋

第一章

脱离岛国

向世界主义者转变

二种欢迎方式

机头向下，机身突然出现在阳光中。铅灰色的安第斯山脉缓缓倾斜，隐设在遥远的地平线。在安第斯山与蔚蓝的太平洋相接之处有一线橙色的断层，一条白色的浪峰不断撞击断层。这是一幅壮阔无垠的全景画：喷气机环绕克利斯托巴尔山巅的大十字架一周之后开始下降，充满尘土的大地扑向视野，最后，沉重的飞机降落在利马机场。这是1960年春天的一个清晨，也是我一生中值得纪念的黎明。

因为来到陌生的土地，我们夫妇二人感到紧张和警惕，通过海关时极为拘谨。最先让我们惊讶的是系主任阿尔贝尔特等五位新同事在喊“ta—ka—ha—chi—”（本书作者高桥的日语读音——译注）。他们伸展双臂欢迎我们。接着，我们竟然看到举着太阳旗的三位日本人，使我们感到亲切和放心。

这里，出现了欢迎方式的奇异对照。

“欢迎您，美丽的夫人！高桥博士，我们早就盼望您来啦！”

这些大块头的男人摇动着身躯，展开双手，充满感情地和我们谈话。

“我叫杰尔莫，是司机。您觉得这个国家的风光怎么样？不会比日本差吧。但愿你们夫妇喜欢秘鲁的生活，再生一大群孩子”。

“我是法国人，叫迈库斯，来这儿已有两年了。我很喜欢这个国家。虽然感到对不起戴高乐（当时任法国总统），我甚至想

加入秘鲁国籍。”

“是啊，是啊，美食、醇酒、佳人，噢，这位是夫人吧，请原谅！”

外国人为了让我们放心，轮流对我们寒暄。最后，日本同胞客客气气地走到我们前面：

“我们与二位素昧平生，来此欢迎十分冒昧，给二位添麻烦了，请见谅。今天，二位不远万里来到此地，想必已是疲惫不堪。所幸今天天气晴和……在下名叫××××，这是贱内××××。”

“您的研究课题事关弘扬日本国威，为一亿国民所瞩目期待；并且可以为旅居此地的四万名日籍人赢得荣誉，进而巩固加强日秘两国友好的基础。务期全力以赴，实现生平夙愿。”

一位年纪略大、与我在日本国内的一位朋友有疏交的人，用西班牙语对阿尔贝尔特系主任说：

“系主任先生，我以全体日本人的名义，把高桥先生托付给您了！请您理解日本，日本人是世界最勤劳的国民。”

牛一样粗壮的阿尔贝尔特先生玩笑似地拍着这几位日本人的窄狭的肩膀，说道：

“OK，OK，我确实在照顾天皇裕仁先生的一位亲戚呀，快点给天皇裕仁先生打个电报吧！哈哈哈……”

赶快给我工作

汽车首先在松树林荫道中挂有日文牌匾“乌尼奥公园”的地方停止。司机杰尔莫说：

“夫人，这是日本移民凑钱建的公园！尽管秘鲁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国家，但若是患了怀乡病，就可以到这里来看看，听说日本的景致这里应有尽有。”

我把手伸出车窗，无意碰到的松叶象绵线一样纤弱，丝毫没有针蕊的坚韧感，真令人失望。但是，不管怎么说，司机杰尔莫的好意还是令人欣慰的。

“喂，导游以后再说，快点去大学和科学厅，致词、传达日

本口信、预算谈判、说明计划、安顿行李等叫人头痛的一大堆工作还没干呢！”

利马没有雨。出现打伞的人可冠一年十大新闻之首。那么，空气中适当的湿度从何而来呢？透过车窗，我看到每家庭院里都充满了郁金香等时令花的艳丽色彩。我强忍着瞌睡，对别人的问话机械地回答道：“yes”，“No”。初次交涉即将开始，我竭力准备英文讲稿。

“到了，请下车！”

由于紧张，我带着呆板的表情跳下车。这所大饭店装饰着中世纪风格的尖塔。我回过头看着系主任：

“现在还是上午，怎么办？快点去科学厅吧！没有什么问题吧！”

“不，你们夫妇从现在起要休息，解除旅途的疲劳。明天开始上班和商议。明天的日程是，早晨十点钟杰尔莫先生开车来接你们夫妇熟悉一下利马市；午饭由你们招待杰尔莫；晚六点在我的宿舍为你们举行欢迎晚会。校长也来，你们可要勒紧肚子等着呀！”

我仍有些不愿意。我说，即使只是致词今天也要上班。但是，我不能破坏系主任的计划。阿尔贝尔特系主任说：

“我们期待您取得卓越的成绩，特意从日本邀请您来。如果精神和身体没有消除旅行的疲惫，那么工作起来就会伤害身体。我们不希望给客人造成损害。”

决定命运的“见面礼”

大约沉睡了一小时，来访者的铃声把我从梦中惊醒。当看到十几名日本人坐在门厅里时，我又吃了一惊。

“欢迎欢迎！我们还为你担心呢！你是学术使节，来到秘鲁既不去大使馆报到，也不到日籍人协会露面，竟在这里睡大觉，你真是位悠闲自在的先生呀！”

我马上明白了，这些用亲切的日语骂人的人，是同县会的成

员。他们听说我与他们是同县（相当于我国的省——译注）的人，又担心我出事，就跑到这儿来看我。

几年前，京都大学名誉教授上田怀着建立国际日冕观测站的宏愿，只身来到秘鲁。他不辞辛劳，历经万苦，奔走于安第斯山之中，但计划却终于落空。旅居此地的日侨认为，上田的失败完全是因为他没有遵守日本社会的风俗。而且，他曾对报社记者发表谈话说：“完成这项宏大的事业，或许要胜过十名大使的作用。”这样讲也许只是修辞的需要，但却触怒了外务省。因此，抵达第一天，作为“见面礼”，先抵者们对我的忠告就是讲了一席关于计划实现的条件。

令人头痛的次序问题

“覆水难收啦，我领你去大使馆吧！”

“但下飞机已经过了四个小时了，找个什么借口呢？”

日籍人协会的文化部长矢野先生突然使劲拍了一下手：

“对啦，就这样说：我作为文化部长前往迎接，是为了打听籍贯，我们向县人会的同行佐佐木先生求助。不巧，他不在家，在等候的时候，我们吃了一顿饭……”

就这样，在他们的关照下，我开始顺利地办理进入日籍人协会的手续，但是，无休止的关于拜访顺序的争论持续到车里，令人为难。

“二等书记官有两名，先拜访哪位合适呢？”

“先拜访会长呢还是先拜访报社呢？”

“××先生是实权人物，决不能漏掉！”

“那么××先生也是大元老啊！”

高效率的晚会

我曾昂首挺胸只身闯入系主任家饰有枝形灯的美丽的客厅。次日傍晚，我们夫妇必须再次来到这里，再次经受二十对左右夫妇的审视。当“我与妻子挽着胳膊”推开门时，顿时响起一阵暴

风雨般的掌声。

“我的名字叫格林霍斯（有“绿房子”之意——译注），家里的房顶也就漆成绿色的了。专业是磁力线，所以对妇女的磁力很敏感。”

“我的丈夫是守卫，叫奥尔丹肖，晚上带着手枪在你们家周围巡逻，所以我非常寂寞。”

“コンバンワ（你好）、サヨウナラ（再见）、ゲイシヤサン（艺妓）。怎么样，我的日语不错吧。你看看我女友的照片，她是个可爱的女孩子。我们明年结婚。嗨！”

真是高效率的晚会！参加晚会的有文化部的局长、校长、教授、研究室的成员和事务负责人，还有外国留学生、工程师、学生自治会代表和突然到来的东京大学教授永田武（他去智利参加南极会议，当天路经此地）。所有次日将和我的生活有关的人，都同夫人或恋人一起，一个接一个地先与我妻子，后与我轻轻地拥抱，竞相发挥雄辩之才，用很少的语言尽力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参加者皆主人

“沙鲁，哈碰（为日本，干杯）！沙鲁，它卡哈希（高桥）！”

吃的是虾、牡蛎、夹馅点心、三明治等，并不是什么佳肴。主宾席上摆着精心烹制的菜肴，人们各自端着盘子聚集在一起，说说笑笑，传递菜肴。

“这种虾是在莫里延多捕捞后腌渍好送来的。这样吃味道很好。”

热情的朋友在旁边替我们说明。这里没有人干涉别人的肚子，自己要吃就吃，不想吃就通过。主人邀我们来是为了让我们吃，知道了这一点，就不会有人压抑吃的欲望了。如果按照日本的习惯，冒失地说“已经够了”，菜肴传过去就不再递过来了。参加宴会的人都是主人。

而且，这里不论任何职务，人们均可自由走动、干杯、说笑，真是难以置信的情景。事务员的妻子“叭”地拍了一下文化部长